



照说年轻人应该有犯错的额度，但是某些轰轰烈烈的社死现场也的确有些惊心动魄，不禁让人想到家教这个词。

是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并且无从选择，点点滴滴无不渗透到孩子漫长的人生之中。

许多年前我也到幼儿园接小朋友，那时日托的孩子临走前可以拿一个水果，水果放在一个大盆里任意挑选，有一个小朋友拿了一个最小的苹果，他的家长说你该挑最大的，小朋友说老师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家长仍旧骂他笨，搞得小孩子完全蒙圈。

我也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反正心里想的也是别拿最小的那个就好，唯恐孩子成为笨小孩一辈子吃亏。

偶尔，我们对上级有些巴结却凶恶地训斥下属，孩子一定有印象，将来也有可能效法。

如果请了家教获得知识后又举报老师拿回补习费，孩子会不会等你老而无用时杀掉你，这还真的不好说。

家教好的孩子应该不太会想到迷奸海狗丸这种事，你看同样是艺人有更多的人勤勉、努力、工作认真、热心公益给无数的年轻人做出了榜样。

单亲家庭也不是一家两家，仍可做到父

母的家教都不缺席。孩子的理解力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因为各种情况父母分开但是我们都爱你并不是什么难懂的道理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

当然有些家庭离不离婚都是丧偶式教育子女，一个人管孩子也同样存在家教的问题，我们见过许多伟人名的家庭中父亲或者母亲早逝，有些还是跟外祖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长大的，仍旧成为栋梁之材，不能不感慨他们

家教就是身教

张欣

家教的力量与作用。所以任何时候家教好都是一句程度严重的赞美词。

当然严格的家教并不是没有方法的，我们也看到管理过于压抑造成的杀母悲剧以及离家出走永不回头的孩子。

而好的家教因人而异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

有一次我招出租车一时来了三辆正在想该上谁的车，就见其中的一位女司机向我招手我就像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样上了她的车，车里非常干净我夸奖她又会揽客又勤快，她挺高兴一路跟我聊天说自己就是埋头干活

不念叨，辛辛苦苦开车回到家老公儿子不是葛优躺就是打游戏，她开火做饭洗衣拖地该做啥做啥。

她说我省一口气，不怨不吵只是做，好日子不可能是吵架吵出来的，我去做我就是榜样，我说话也是也有分量的。

省一口气。这不是隐忍是智慧。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又做又碎碎念，就会让人有逃离的愿望，这就不是家教而是折磨，常人都受不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个人离婚后都感觉对不起孩子都特别讨好和纵容他(她)，这样的孩子也容易浑身都是毛病既狂妄又自卑，既想顶天地又内心脆弱形成比较纠结的性格。这也不是好的家教。

最记得知名作家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文革”期间儿子带回家一个同学要留宿，那个同学的家庭是受牵连的所谓反动家庭，家被封了无处可去。作家两口子就有些犹豫想婉拒那个孩子留宿，但是他们看到了儿子脸上十分失望的表情，潜台词是你们不是教育我做人要正直守义吗不是要助人于危时吗天这么黑我怎么能把同学赶出家门啊。后来作家两口子非常惭愧，收留了儿子的同学，儿子从此也更加尊重父母。

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家教。

水灵的螺蛳

曹伟明

螺蛳，在江南水乡是平常之物，凡是有水的地方，一年四季常有，它是一种具有螺旋形贝壳的水生动物。

儿时夏天，我总会赤手空拳地到河埠头水边，熟门熟路地在自己的“秘密基地”摸上一大把螺蛳。纳凉时，那摇着蒲扇的外婆，总是让我猜谜语。“弯弯兜兜，卷筒门楼，小姐出门，扇子盖头”。“生的是一碗，熟的是一碗，不吃是一碗，吃了还是一碗”。这些谜语，形象逼真，让我终身难忘，因为生在水边的外婆很有灵性。

我在外婆家乡河埠头抓到的螺蛳，状如玲珑宝塔般的青翠透明，而不是黝黑粗糙的，啣食后的螺蛳空壳，像翡翠般翠绿透亮。我每次随着洗衣洗物的外婆去河埠头，在水中石条的上下，总能捞上数量不菲的螺蛳，再把它们养进家中的七石水缸里。这时，外婆总会不吝啬地滴上几滴心爱的麻油，让螺蛳缓缓地爬动，微微地张合，静静地吐纳。第二天，螺蛳都会紧紧地吸附在水缸壁上，像大户人家木门上的铁钉那般。我用手一摺，螺蛳便会纷纷坠落缸底。缸里原先可以映照人影的清澈之水，顿时浑浊，过了好一会儿，才被能够吸污的螺蛳恢复原状。因为那个年代，平常百姓家是买不起“味精”之类的调味品的。外婆每每炒茄子、炒黄瓜、炒冬瓜时，把养净的螺蛳敲碎、去壳、洗净，与蔬菜同时下锅煸炒，可获得无尽的鲜味。有时，外婆会叫我用老虎钳，钳掉螺蛳的壳尾，炒上一盆葱姜螺蛳，让我一饱口福。外婆说，炒螺蛳也是一道“荤”菜，吃了可以强身健体。

我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时，延续着对螺蛳的喜好。我最拿手和喜欢的菜肴，便是螺蛳肉炒韭菜。九月的韭菜鲜嫩，螺蛳肉的鲜美，让我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餐后我躺在床上看书，让自己在(非)思(螺)的生活中，有了灵感勃发的创造。

我的知青屋后门前，全是河浜，若是想改善生活，只要拿着自己制作的趟网，支在河沿，网口紧挨着河床，使劲往前“趟”就行了。一网上来，泥草俱有，反复在水中趟洗，再倒在岸上仔细拣拾，不仅有螺蛳，幸运时，还会收获小鱼小虾鲫鱼。这种渔事活动，是我农村插队枯燥生活的娱乐方式。

其实，啣螺蛳像搞艺术一样，既要熟能生巧，也要富有天赋。外婆吃螺蛳，可以一边娓娓而道地和我说着话，一边用筷子夹住螺蛳，精准地送到嘴边，“嗦嗦”两下，螺蛳肉便嚼进去了，再轻轻地“秃”一声，把螺蛳肉和尾巴，利索地分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从不拖泥带水。在外婆的调教下，我也有了啣螺蛳的绝技，既不需要用牙签之类的辅助物，也无须手帮忙，只要一双筷子，熟练地夹入口中，用舌尖挑动螺蛳口薄薄的盖头，“嗦嗦”两声，在鲜美的汁液涌动下，一团有韧劲的螺肉就滚到了舌尖上，然后，继续下一颗螺蛳。

螺蛳虽然鲜美，却身价卑微。在过去招待客人时，是上不得台面的，文人墨客也从不吟诗入画。如今，螺蛳却是以它野生和味美的特色，已经不能满足于现身路边排档，而是登堂入席了，江南的不少饭店酒肆随时可以见到它的身影。甚至连豪华酒宴上也常有螺蛳入席，它和河里的鱼蟹，组成“河三鲜”，让人们品尝江河奉献的鲜美，进行舌尖上的享受。

而上海人更是以螺蛳小而美为象征，充分发挥江南灵动的思维，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为自豪。有滋有味地进行着“追求卓越”的创造和创新。

十月，长江、沱江奔腾汇流的中国酒城泸州，金桂飘香。诞生于革命年代的百年学府“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沉浸在校庆的欢乐气氛中。120年前，清翰林国史馆编修赵熙创立“川南经纬学堂”。后来，朱德、恽代英接过接力棒，先后担任监督和校长。再后来，虽历经多次更名、搬迁，但主张教育变革的初心不变，师范院校已经发

展成今天专业覆盖地方经济产业的高职专科学校。应“泸职院”之邀，三任老校长的后人分别从成都、北京、上海来到泸州，与师生们共襄校庆盛举。恽代英的嫡孙女恽梅夫妇和我们一行4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校庆期

喜看星火已燎原

——寻访恽代英播撒革命火种的泸州

恽甫铭

间，寻访了先辈播撒革命火种的地方。1921年10月至1923年2月，26岁的恽代英来到泸州，先后担任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和校长。现在的西南医科大学校园，忠山依旧，凉亭依旧，它们见证了恽代英组建四川省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发展首批6名团员，当年师生们种下的香樟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现在的梓桐路小学是川南师范学堂的旧址，镶有“川南师范学堂”石匾的牌楼，巍然屹立；泸州一中是泸州师范学校的旧址，30年前，“代英楼”前树立了大型恽代英大理石雕像；以研究恽代英泸州革命史著称的市党史研究室，坐落在恽代英作过演讲的白塔(报恩塔)广场一侧；恽代英兼任校长的泸州师范附中及分校，建有代英楼、代英路，恽代英全身雕像对面的教学楼，镌刻着恽代英制定的校训“立志做人，刚健刻苦，周密恒久”12个大字，小学生编排的小话剧，将老校长演绎得生动感人……我



一品鲜 (中国画) 杨忠明

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但一节运动中的车厢，一个随机生成的共同搭载群体，让这里成了一个有加速度的小社会，一个因为有了人、有了人的相处而打上了文化、文明烙印的城市公共空间。

我每天上班必经8号、12号两条轨交线。上班时必是高峰时段，下班时则分夜色阑珊，少下车空。上海地铁车厢空间的“两副面孔”，由此一领。

“啊哟哇！依眼睛看看呐，只大脚趾头要被你踩掉了！”“小伙子，下车哦，不下车朝车厢空一坐。”“有位子不晓得坐，被人家坐坐了，立了晦味道好过哦？”高峰时候，地铁车厢的人际交互，内容大多直指贴身距离，也常常听得到这种早些年滑稽戏里才听得到大呼小叫。

上海人是讲究相处空间的，这个度，早年从公用灶披间容得下所有炒菜洗菜人的一个转身、公交车上一平方米能容得下7到9双脚的精细化“尺度”，演化而来。就是大春春的锅里也只能放有限数量的锅贴，确保能“翻身”；人与人之间挤到了“贴身”，总归不大自在。

空间距离一“破防”，往往就伴随着“话中有话”式的提醒和警告。当然也有不少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版本。讲者有心，听者若不作适度调整，就显得有点“拎不清”，在某些“出门气”未消的车厢里，就可能演变成一场

“相骂”。但绝大多数时候，就像发动破车打几下火花，“歇火”是必然结局——尤其是身边一般总归少不了“你少讲两句”的劝解，也就各自相安无事。上海轨交车厢因物理距离而上演“全武行”者，一般很快会被当作触目的社会新闻而刊于媒体，那叫一个“显眼”。

我经常8点左右出门，必然要经受高峰一“挤”，就长期体验看，这时候上海轨交

“两副面孔”

伍佰下

厢的气氛里往往有一种沉闷的和融——靠近门口是近乎于挤到无处拉手、随人流歪斜而依然不倒的特别地带，但仔细看，无论面对面背靠背还是“斜插一杠子”，所有空间被嵌入得“刚刚好”，而在某些腾挪高手的手里，还能依然借个地方刷手机。一平方米空间站下八九个人，却依然相安无事；不声不响，你我无碍；口罩森林，安静肃然；自动调位，到站“退潮”……高峰时动辄百万的大客流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却听不到太多的喧嚣，这个拥有世界最长、最繁忙轨交路线城市的出行者，得以保留着一天开始的“元气”，让人感觉蛮好的。

晚八点左右是我的下班时间，车厢里已

地铁车厢，一个高个子小伙子右手被紧紧卡在塑料吊环的间隙，怎么使劲都无法动弹。旁边的姑娘反应快，从自己的小包里掏出一只小罐子，或许是护手霜或润唇膏之类含有油脂的乳霜，往小伙子被“钳”住的手上一抹，小伙子的手神奇地抽出来了，姑娘笑了……

这段视频，让我想起了格致中学学生盛晓涵在放学路上看到了倒地的老伯，他细心观察到老伯出现尿失禁，用手在他鼻下试探，感觉呼吸已变得微弱。有人猜测老人可能被食物噎住了，少年认为应该是心脏骤停，但还是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做了排除，之后立刻依照自己的判断，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在救护车到来之前的黄金时间，分秒必争，教科书式抢救，把老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个故事顿时传遍大江南北。事后有人问小盛，万一老人没有被救回来怎么办？万一遇到“碰瓷”讹诈怎么办？……盛晓涵回答：“当一个人倒在地上，如果走过去的人都不想是会讹我，我不会亏钱之类的，这个社会就输了；人人都想我要不要去帮他、他是不是遇到困难了，不管最后帮没帮成，那么这个社会就赢了！”

每每听到、看到这样的故事，都让我感动不已。前几年，小伙子王海斌在大火弥漫中奋不顾身，敲响了一幢房子里的上下下邻居的房门，挨家挨户急告火势。邻居们都得救了，而王海斌自己却被严重烧伤。顿时，这位“感动上海年度人物”的故事四处流传。

中国古人有云：“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爱人者，人恒爱之”，“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这些至理名言，说的就是人人相爱，那就是一个多么好的和睦世界。当人们总是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而予以帮助解决，那么，我们所处的世界就会是一个亲切和谐的大家庭。

们一路走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令我们感慨万千。恽梅饱含泪水动情地说：“泸州，是爷爷短暂而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沿着爷爷当年的足迹，能够亲自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无比欣慰的是，爷爷播撒的

确实，由清末“求新于旧”的川南师范学堂起步发展而来的泸州教育学院、泸州师范学院和四川省水利机电学校，2016年合并成现在的“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书院精神、革命精神、工匠精神和教育精神，是“泸职院”赓续红色基因飞跃发展的精神谱系。朱德校长，尤其是恽代英校长，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除了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开办平民夜校和通俗讲习所，推动师生开展社会调查，涌现出萧楚女、李求实等20多位革命烈士，大批

南师范成为川南地区革命运动的摇篮。恽代英大力提倡的教育教学改革，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石。“建立师生平等关系”，“提倡启发式教学”，“身心性全面发展”，“重视心理健康”，“多参加社会实践”等，都得到全面传承。“崇德尚学”的校风，“乐道善育”的教风和“知行合一”的学风，深入人心。培养了一批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人才服务于社会。

大江东去浪推浪，经天纬地再出发。我们向玉阶广场恽代英雕像致敬鲜花。在校史馆和图书馆，在“代英楼”和“玉章楼”，我们与师生们畅谈理想。在恽代英塑像前进行沉浸式教学，我们与学生们交流思想。三任老校长的后人在校庆文艺晚会上齐齐亮相，寄语“泸职院”最终办成职业技术大学，明天更辉煌！

有了“曲终人散”的意味，只要愿意，不少车厢都会有一两个空座无人落座。每每留意，它们之所以无人“认领”，往往源于两个邻座留出的空间不够宽敞——落半个屁股嫌松，一个下去么，又感觉“插秧”苗距不足。碰到年长者脚力差一点，就一屁股落下去，等待邻座一起“岔岔松松”；年轻人大多是避忌这样的“窄弄”的，他们自有对空间距离的拿捏。

相比身体距离，来自有对空间的拿捏，怕是当下最不好处理的问题。总有外放在某一两节车厢响起，运气不好的话，就会在整个行程里，不断领教以尖锐女高音假笑为标志的某音视频罐头笑声、自顾自打游戏而开着的背景声，至于碰上刷刷刷到“不知身处车厢，更无论戴上耳机”的痴汉痴婆，以及林林总总的“工作电话”、大声嘶吼的老年通话，只有他们进入你安静世界的份儿，却全无你打断声音“霸弄”的缝隙。

这些侵入精神空间的“自在快活”，是轨交里的“癞头疮”，原该是有比一则高悬的轨交乘客守则更有效的治理手段的。且看它们是继续野蛮生长，还是在人人诛之、怒之的公共空间文明发展长河中消亡。

只要有选择的条件，一定选右边靠窗的座位，好像那样，就会看到父亲。

十日谈

公共交通众生相 责编：杨晓晖

爱人者，人恒爱之 马以鑫

